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藝文類聚卷

七十九至  
八十

詳校官中書臣李彤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學正臣陳木

膳錄監生臣任啣葵

欽定四庫全書

藝文類聚卷七十九

唐 歐陽詢 撰

靈異部下

神 魂 魄

神

左傳曰有神降於莘惠王問諸內史過曰是何故也對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

山海經曰西海水亦有章尾山有神人面蛇身而赤身

長千尺其眠乃晦其視乃明不食不寢風雨是謁是謂  
燭龍又曰蚩尤作兵犯黃帝乃令應龍攻於冀州之野  
蚩尤請風伯雨師縱大風雨黃帝乃下天女魃止雨遂殺  
蚩尤魃不得復上故所居不雨

三齊略記曰始皇作石橋欲過海觀日出處於時有神  
人能驅石下海城陽一山石盡起立嶷嶷東傾狀似相  
隨而去云石去不速神人輒鞭之盡流血石莫不悉赤  
至今猶爾又曰始皇於海中作石橋非人功所建海神

為之豎柱始皇感其惠通敬其神求與相見海神荅曰  
我形醜莫圖我形當與帝會乃從石塘上入海三十餘  
里相見左右莫動手巧人潛以脚畫其狀神怒曰帝負  
我約速去始皇轉馬還前脚猶立後脚隨崩僅得登岸  
畫者溺於海衆山之石皆住今猶岌岌無不東趣

史記曰伍子胥死吳人憐之為立祠於江上因名曰胥  
山又曰始皇西南渡淮之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逢  
大風幾不得渡上問博士曰湘君何神對曰聞堯女舜

之妻也而葬於此於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伐湘山樹赭其山

列女傳曰舜陟方死於蒼梧二妃葬於江湘之間俗謂之湘君

搜神記曰蔣子文者廣陵人也嗜酒好色常自謂已骨青死當為神漢末為秣陵尉逐賊至於鍾山之下賊擊傷額因解綬以縛之有頃遂死及吳先主之初其吏見文於道乘白馬執白羽扇侍從如平生文曰我當為此

土地神也為吾立祠不爾使蟲入耳為災吳主以為妖  
言後果有蟲入人耳皆死醫不能治又云不祠我將有  
大火是歲數有大火吳主患之封為都中侯加印綬立  
廟堂改鍾山為蔣山以表其靈也又曰濟北弦超嘉平  
中夜夢神女從之自稱天上玉女東郡人姓成公字智  
瓊蚤失母天帝哀其孤苦今得下嫁從夫當其夢也嘉  
善非常覺寤欽想如此三四夕旦顯然來遊駕輜輶車  
從八婢服綾羅綺繡狀若飛仙自言年十七遂為夫婦

贈詩曰飄飄浮勃述教曹雲石滋神仙豈虛降應運來  
相之又杜蘭香別傳曰杜蘭香自稱南陽人以建興四  
年春數詣張傳傳年十七望見其車在門外婢通言阿  
母所生遣授配君君可不敬從傳先改名碩碩呼女前  
視可十八九說事邈然久遠有婦子二人大者萱支小  
者松支鈿車青牛上飲食皆備作詩曰阿母處靈岳時  
遊雲霄際衆女侍羽儀不出墉宮外飄輪送我來豈復  
恥塵穢從我與福俱嫌我與禍會至其年八月旦來復

作詩曰逍遙雲霧間呼吸發九嶷流汝不稽路弱水何  
不之出薯蕷子三枚大如雞子云食此令君不畏風波  
辟寒溫碩食二欲留一不肯令碩盡食言本為君作妻  
情無曠遠以年命未合具小乖太歲東方朔當還求君  
王隱晉書曰鎮南劉弘以故刺史王毅子衡陽太守矩  
為廣州矩至長沙見一人長大著布單衣自持奏在岸  
上矩省奏云京兆杜靈之仍入船共語稱敘希濶矩問  
君京兆人何時發來荅曰朝發矩怪京兆去此數千那

得朝發今到杜荅云僕天上京兆去此乃數萬何止數千乎

異苑曰衡陽山九嶷皆有舜廟漢世零陵文學姓奚於冷道縣舜祠下得笙玉管舜時西王母獻又曰陸機初入洛次河南之鄆師時夕望道左若有民居因往投宿見一年少神姿端達與機言玄門妙物機心伏其能無以訓抗機提緯古今總驗名實此年少不堪欣解既曉便去機稅驂逆旅嫗曰此東數十里無村落止有山陽

王家墓耳機乃怪悵然還睇昨路空野霾雲拱木蔽日  
知所遇者信王弼墓也又曰吳相伍負廟永嘉中吳郡  
人叔父為臺郎在洛值京都傾覆歸塗阻塞當濟江南  
風不得進既投奏即日得渡又曰長沙羅縣有屈原自  
投之川山水明淨異於常處民為立廟在汨潭之西岸  
側盤石馬跡尚存相傳云原投川之日乘白驥而來  
幽明錄曰王輔嗣註易輒笑鄭玄為儒云老奴無意王  
時夜分忽然聞外閣有著屐聲須臾進自云鄭玄責之

曰君年少何以輕穿文鑿句而妄譏誚老子耶極有忿色言竟便退輔嗣心生畏惡少時遇厲疾卒

詩梁簡文帝祠伍負廟詩曰去國資孝本循忠全令名  
舟裏多奇計蘆中復吐誠偃月交吳艦魚麗入楚營光  
功摧廟筭載籍有餘聲洪濤猶鼓怒靈廟尚淒清行潦  
承椒奠按歌雜鳳笙無勞晉后璧詎用楚臣纓密樹臨  
寒水疎扉望遠城牕寮野霧入衣帳積苔生惟有三青  
鳥斂翅時逢迎

梁劉遵和簡文帝賽漢高帝廟詩曰分蛇淪霸迹提劍  
滅雄威空餘清祀處無復瑞雲飛仙車照丹穴霓裳影  
翠微投袂要漢女吹管召湘妃幸逢懷精日豫奉沐休  
歸

梁徐陵和詩曰山宮類牛首漢寢若龍川玉椀無秋酎  
金燈滅夜煙丹帷迫靈岳紺席下羣仙堂空沛筑響釵  
低戚鳳妍何殊后廟裏子建作華篇

梁劉孝儀和詩曰珪幣崇明祀牲樽禮貴神風驚如集

廟光至似來陳徘徊靈駕入叫吽唱歌新將言非為已  
致敬乃祈民多才與多事今古獨為鄰

梁王臺卿和詩曰沐芳事椒醑駕言遵壽宮瑤臺斜接  
岫玉殿上凌空樹出垂巖影竹引帶山風階長霧難歇  
牕高雲易通所悲樽俎撤按歌曲未終

梁王僧孺湘夫人詩曰桂棟承薜帷眇眇川之湄白蘋  
徒可望綠芷竟空滋日莫思公子銜意嘿無辭

賦宋玉高唐賦曰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臺望高

唐之觀其上獨有雲氣崒兮直上忽兮改容須臾之間  
變化無窮王問玉曰此何氣也玉對曰所謂朝雲者也  
昔者先王嘗遊高唐怠而晝寢夢婦人曰妾巫山之女  
也為高唐之客聞君遊高唐願薦枕席王因幸之去辭  
曰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阻旦為朝雲暮為行雨朝朝  
暮暮陽臺之下朝視之如言故為立廟王曰朝雲始出  
狀若何玉對曰其少進也晰兮若姣姬揚袂障日而望  
所思忽兮改容偁兮若駕駟馬而建羽旗湫兮如風淒

兮如雨風止雨霽雲無處所惟高唐之大體殊無物類  
之可儀比巫山赫其無疇道互折而曾累遇天雨之新  
霽觀百谷之俱集漚洶洶其無聲潰淡淡而並入中阪  
遙望玄木冬榮煌煌曄曄奪人目精爛兮若列星曾不  
可殫形綠葉紫果朱莖白蒂纖條悲鳴聲似竽籟清濁  
相和五變四會感心動耳迴腸傷氣長吏僚官賢士失  
志愁思無已歎息垂淚王乃乘玉輿駟蒼螭於是乃縱  
獵者基趾如星傳言羽獵銜枚無聲蜺為旌翠為蓋風

起雨止千里而逝又神女賦曰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  
夢之浦使玉賦高唐之事其夜王寢夢與神女遇其狀  
甚麗王異之明日以白玉曰其始來也曜乎若白月初  
出照屋梁其少進也皎若明月舒其光須臾之間美貌  
橫生燭乎若華溫乎如瑩五色並施不可殫形振繡衣  
被桂裳襪不短纖不長步裔裔兮曜殿堂忽兮改容婉  
若遊龍乘雲翔何神女之妖麗含陰陽之渥飾被華藻  
之可好若翡翠之奮翼毛嬙障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

比之無色望余帷而延視若流波之將瀾奮長袖以振  
袂立蹀躞以不安意似近而既遠若將來而復旋褰余  
幃而請御顧女師命太傅歡情未接將辭而去遷延引  
身不可親附

魏陳王曹植洛神賦曰黃初三年余朝京師還濟洛川  
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曰宓妃感宋玉對楚王說神女  
之事其辭曰余從京域言歸東藩背伊闕越轅轅經通  
谷凌景山稅駕乎蘅皋秣駟乎芝田容與乎楊林流盼

乎洛川於是精移神駭忽焉思散俯則未察仰以殊觀  
覩一麗人于巖之畔其形也翩若驚鴻婉若遊龍榮曜  
秋菊華茂春松髣髴兮若輕雲之蔽月飄飄兮若流風  
之迴雪遠而望之皎若太陽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  
蕖出綠波穠纖得衷脩短合度

魏陳琳神女賦曰漢三七之建安荆野蠢而作仇賛皇  
師以南假濟漢川之清流感詩人之攸歎想神女之來  
遊儀營魄於髣髴託嘉夢以通精望陽侯而瀟灑覩玄

麗之軼靈文絳蚪之奕奕鳴玉鸞之嚶嚶答玉質於苕  
華擬豔姿於舜榮感仲春之和節歎鳴鴈之嘒嘒申握  
椒以貽予請同宴乎粵房苟好樂之嘉合永絕世而獨  
昌旣歎爾以豔采又悅我之長期順乾坤以成性夫何  
若而有辭

魏王粲神女賦曰惟天地之普化何產氣之淑真陶陰  
陽之休液育天麗之神人稟自然以絕俗超希世而無  
羣體纖約而方足膚柔曼以豐盈髮似玄鑒鬢類雲成

戴金羽之首飾珥照夜之珠璫襲羅綺之黼衣曳綈繡  
之華裳錯繽紛以雜佩珪燭燭而焜煌退變容而改服  
冀致態以相移稅衣裳兮免簪笄施華的兮結羽儀揚  
娥微眄懸藐流離婉約綺媚舉動多宜稱詩表志安氣  
和聲探懷授心發露幽情彼佳人之難遇真一遇而長  
別顧大罰之淫愆亦終身而不滅心交戰而貞勝乃回  
意而自絕

魏楊脩神女賦曰惟玄媛之逸女育明曜乎皇庭吸朝

霞之芬液澹浮遊乎太清余執義而潛厲乃感夢而通  
靈盛容飾之本艷真龍采而鳳榮翠黼翬裳織縠文桂  
順風揄揚乍合乍離飄若興動玉趾未移詳觀玄妙與  
世無雙華面玉粲韡若芙蓉膚凝理而瓊絜體鮮弱而  
樂鴻回肩襟而動合何俯仰之妍工嘉今夜之幸遇獲  
帷裳乎期同情沸涌而思進彼嚴厲而靜恭微諷說而  
宣諭色歡懌而我從

晉張敏神女賦曰世之言神僊者多矣然未之或驗也

至如絃氏之婦則近信而有證者夫鬼魅之下人也無  
不羸病損瘦今義起平安無恙而與神女飲宴寢處縱  
情極意豈不異哉余覽其歌詩辭旨清偉故為之作賦  
皇覽余之純德步朱闕之崢嶸靡飛除而入秘殿侍太  
極之穆清帝愍余之勤肅將休余於中州託玄靜以自  
處是夫子之好仇於是主人憮然而問之曰爾豈是周  
之褒姒齊之文姜孽婦淫鬼來自藏乎儻亦漢之遊女  
江之娥皇厭真憊倦僊侍乎於是神女乃斂袂正襟而

對曰我實貞淑子何猜焉且辯言知禮恭為令則美姿  
天挺盛飾表德以此承歡君有何惑爾乃敷茵席垂組  
帳嘉旨既設同牢而饗微聞芳澤心蕩意放於是尋房  
中之至嬾極長夜之懽情心眇眇以忽忽想北里之遺  
聲賦斯時之要妙進偉服之紛敷俛撫衽而告辭仰長  
歎以欬吁乘雲霧而變化遙棄我其焉如

晉楊該三公山下神祠賦曰南極鬱紆飛龍在天太一  
白石巨靈據山二后殊位惟公在焉下則歸雲蓬勃綠

水流離爭湍趣戾衝石會豁高岸為谷峽峴阻飈梗林  
奈條逼塗迂蹊行者息駕步趾於斯陟大嶠登岑岡踰  
輿塏歷朝陽暉華殿之顯敞覩應門之蔭蔭神衣鬱翁  
百堵周乎洞房進排闥闔顧眄靈堂聚楹列峙丹飾煌  
煌千櫨浮跂天蹻騰驤累層岌業齊載長梁敷山藻於  
前梳綴榱桷以采章文綺艘其紛鱗洪葩暉以披揚爾  
乃逡巡降趾遊坐東廂日不逮昏炎燎已光縣宰致祀  
嘉旨備詳陰祚顯應徧澤圻疆普此士女樂彼豐穰

宋謝靈運江妃賦曰招魂定情洛神清思覃曩日之敷  
陳盡古來之妍媚矧今日之逢迎邁前世之靈異姿非  
定容服無常度兩宜歡嘖俱適華素于時升月隱山落  
日映岐收霞斂色迴飈拂渚每馳情于晨暮矧良遇之  
莫敘投明珥以申贈顓色授而魂與况分岫湘岸延情  
蒼陰隔山川之表裏判天地之浮沈承嘉約于徃昔寧  
更貳於在今儻借訪於交甫知斯言之可諶蘭音未吐  
紅顏若暉留眄光溢動袂芳菲散雲轡之絡繹按靈輜

而徘徊建羽旌而逶迤奏情管之依微慮一別之長絕  
妙天末而永違

梁江淹水上神賦曰江上丈夫遊宦荆吳首衛國望燕  
途歷秦關出宋都徧覽下蔡之女具悅淇上之妹乃造  
南中度炎州經玉澗越金流路逶迤而無軌野忽莽而  
眇儻忽而精飛視亂意走心移綺靡陵蓋悵望蕙枝一  
麗女子碧渚之崖冶異絕俗奇麗不常青娥羞艷素女  
慙光恨精影之不滯悼光晷之難借閱有無於俄頃驗

變化於咫尺野田而虛翠水湛湛而空碧乃唱桂棹  
凌衝波背橘浦向椒阿苟懸天兮有命永離決兮若何  
碑梁簡文吳興楚王神廟碑曰昔者武王詢於太公五  
神之神禮正伊陟贊於巫咸三篇之義作抑又玄矩司於  
坎宮漢興北時黃蛇感於通夢秦作西郊幽則鬼神其  
來已尚楚王既弘茲釋教止獻車牛既舍黃駒安俟騂  
角掌繫無左滌之勞牧人止福衡之務周房殷俎惟有  
玄澗芳芝玉簞瑤樽止陳丹桂清酌漸符不殺之教方

行大士之心比夫黃樹赤光紫衣朱髮茂矣哉王制云  
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為不敬太守元景仲稽諸古典於  
茲往烈永傳不朽式樹高碑翠石勒文事偕神掌靈龜  
負字還擬洛書

祭祀謝眺祭丈大雷周何二神文曰大過在運小雅盡  
缺瓊鏡日淪金車未晰周生電斷神謨英冠正因部奇  
風斂雲散晉德如燬功資叶贊山無猛鷲時曠忠賢流  
王于昆龜鼎忽焉忠肅布衣君親自然驅狐上國斬鯢

中川紛綸凱入氛氲配天

梁邵陵王祀魯山神文曰敬奠魯君之靈竊以首山鬱  
律表二叔之清風趙國隱淪擅三公之靈迹北坂祠城  
流光夜起東嶺叢室甘雨晝零故能徵應不愆介福無  
與金壇玉宇是衆妙之遊遨丹崖翠幄信靈人之響像  
霓裳孔蓋轉日車而競前駕象乘豹載靈旗而總集江  
妃漢女含睇來趨湘娥洛嬪宜言在側鳴璆撫劍俠席  
徘徊絳節陳竿滿堂繁會奠椒懷糈之歡傳卮代舞之

樂桂醑溢於羽樽蕙肴盈於蘭藉既醉既飽景福攸同  
不震不騰神保是格魚哉之薦已畢慶報之澤攸先願  
化昌而俗阜俾多祐之在旃同匪石之無轉欣滯穗之  
有年惟東皇兮戾止等南山而不騫

梁沈約賽蔣山廟文曰我皇體天御宇望日表尊備樂  
變乎笙鏞鬱禮華於俎豆邇無不懷遠無不肅鳥革玄  
素之容草移丹綠之狀泉露改味日月重光仰惟大王  
年踰二百世兼四代揚玉桴布瑤席秦梁楚趙之巫把

瓊茅而延佇燕衛宋鄭之音結流風而成曲九疑之乘  
蔽日三山之駕若雲

夢

周書曰大姒夢見商之庭產棘太子發取周庭之梓樹  
於闕梓化為松栢棫柞寐覺以告文王文王乃召太子  
發占之于明堂王及太子發並拜吉夢受商之大命于  
皇天上帝

東觀漢記曰諸將勸光武立乃召馮異上曰我夢乘龍

上天覺悟心中動悸異因下席再拜賀曰此天命發於精神心中動悸大王重慎之性也異遂與諸將定議上尊號又曰和熹皇后常夢捫天體蕩蕩正青滑有若鍾乳后仰喻之以訊占夢言堯夢攀天而上湯夢反天舐之此皆聖王之夢

莊子曰宋元君夜夢人披髮云予為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豫且得予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豫且乎左右曰有明日豫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

且之網得白龜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再欲活心疑卜之曰殺龜以卜吉乃刳龜七十鑽而無遺策仲尼曰神能夢於元君而不能避豫且之網智能七十鑽無遺策不能避刳腸之患是則智有所困神有所不及

呂氏春秋曰孔子絕糧乎陳蔡之間藜羹不斟七日不當粒晝寢顏回索米得而來爨之幾熟孔子望見回攫其甑中而飯之食熟謁孔子而進之孔子起曰今者夢

見先君食絜欲饋顏回對曰不可饗食埃煤入甑中棄

食不祥因攫而飯之

埃煤煙塵煤也

又曰尹儒學御三年而無

得焉夜夢受秋駕於師明日往朝其師而謂之曰吾非

愛道也恐子之未可予也今日將教子以秋駕

秋駕御法

尹

儒反走北面再拜曰今昔臣夢受之先為其師言所夢

固秋駕也

謝承後漢書曰范式字巨卿與張元伯為友式仕郡為

功曹後夢元伯玄冠垂纓屣呼曰我死當以時奠永歸

黃泉子不我忘豈能奔喪式便馳往赴之

袁宏漢紀曰溫序為護羌校尉為隗囂所殺世祖詔洛陽城傍為塚長子壽為印平侯夜夢序告之曰久客思鄉壽即棄官上書歸葬

皇甫謐高士傳曰桓帝好老子之書夜夢見老子乃詔陳相為老子立祠

范曄後漢書曰蔡茂夢見太極殿上有三穗禾茂跳取之得其中穗輒復失之以問主簿郭賀因離席慶曰大

殿者官府之形像也極而有禾人臣之上祿也取其中穗者是台之位於字禾失為秩也旬月而茂徵焉乃辟賀為掾

續漢書曰鄭玄夢孔子造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巳既寤以讖言合之知命當終有頃寢疾而卒

辛氏三秦記曰昆明池漢武帝之習水戰中有靈沼神池云堯時洪水訖停船此池池通白鹿原人釣魚於原綸絕而去魚夢於武帝求去其鉤明日帝戲於池見大

魚銜索帝曰豈非昨所夢乎取魚去其鈎而放之

陸機晉書曰王濬夢懸四刀於其壁上濬問主簿李毅  
毅拜曰夫三刀為州而今益一明府其臨益州乎

王隱晉書曰陶侃字士行鄱陽人少漁於雷澤夢背上  
生翅飛入天門見門非常不敢入而下

賦後漢王延壽夢賦曰余夜寢息乃有非恒之夢其為  
夢也悉覩鬼神之變怪則蛇頭而四角魚首而鳥身三  
足而六眼龍形而似人羣行而奮搖忽來到吾前申臂

而舞手意欲相引牽於是夢中驚怒腦臆紛紜曰吾舍  
天地之純和何妖孽之敢臻乃揮手振拳雷發電舒斲  
游光斬猛猪批黠穀斫魃虛捐魍魎拂諸渠撞縱目打  
三顧撲莒莒扶夢魘搏睨睨睺睺乃三三四四相  
隨踉蹌而歷僻礧礧礧精氣充布鞢鞢膠膠鬼驚魃  
怖或盤跚而欲走或拘攣而不能步或中創而婉轉或  
捧痛而號呼奄霧消而光蔽寂不知其何故嗟妖邪之  
怪物豈干真人之正度耳聊嘈而外即忽屈伸而覺悟

亂曰齊桓夢物而亦以霸兮武丁夜感而得賢佐兮周  
夢九齡年克百兮晉文監腦國以競兮老子役鬼為神  
將兮轉禍為福永無恙兮

魂魄

淮南子曰天氣為魂地氣為魄

易曰精氣為物遊魂為變

白虎通曰魂者何謂也魂猶佗佗也行不休也動於外  
主於情魄者白也猶著人者也主於性

韓詩外傳曰溱與洧謂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於兩水之上招魂續魄拂不祥也

禮記曰延陵季子適齊長子死於贏博之間既封左袒右還其封曰若魂氣則無不之又曰作其祝號玄酒以祭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是謂合莫又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魂也者鬼之盛也

左傳曰子產云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彊又曰樂祁云心之精爽是謂魂魄

越絕書曰越王問於范子曰寡人聞人失其魂魄者死  
得其魂魄者生物皆有之人亦有之范子曰人有之萬  
物亦然天地之間人為貴物之生穀為貴以生人與魂  
魄無異也

離騷曰百年信荏苒何為苦心魂又曰隱淪駐精魄又  
曰望孟夏之短夜何晦朔之若歲惟郢路之脩遠兮魂  
一夕而九逝又曰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玉憐哀屈原  
忠而斥棄憂愁山澤魂魄放逸厥命將落故作招魂欲

以復其精神延其年壽外陳四方之惡內崇楚國之美  
以諷諫懷王冀其覺悟而還之也朕幼清以廉絜身服  
義而未沫

史記曰高祖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  
歲後吾魂魄樂思沛也

淮南子曰魂問於魄曰道何以為體曰以無有為體魄  
曰無有有形乎魂曰無有魄曰無有何得而問也魂曰  
吾直遇之耳視之無形聽之無聲謂之幽冥幽冥者所

以喻道非吾道也

抱朴子曰師言欲求長生當對服大藥欲得通神當水火分形分形則自見其身三魂七魄而天地靈祇皆可接山川之神皆可役也

襄陽耆舊傳曰羊公與騶潤甫登峴山垂泣曰我百年後魂魄猶當登此山

賦梁沈炯歸魂賦曰古語稱收魂升極周易有歸魂卦屈原著招魂篇故知魂之可歸其日已久余自長安反

乃作魂歸賦其辭曰伊吾人之陋宗資玄聖而云始肇  
邵閔之靈源分昌發之世祀實聞之乎家記又孚之於  
惇史亢宗貴而博古四史成乎一身怪日月之遼遠而  
承襲之相因豈少賤之能察非末學之知津也若夫風  
流退讓在秦作相越江以東惟戎及鄴出忠出孝且卿  
且公世歷十五爰逮余躬值天地之幅裂遭日月之零  
虹去父母之邦國理形影於胡戎絕君臣而辭胥宇躋  
厚地而跼蒼穹抱北思之胡馬望南飛之夕鴻泣霜襟

而雜露悲微吟而帶風昔休明之云始余播棄於天地  
自太學而遊承明出書生而從下吏身豫封禪之官名  
入南宮之記登玉墀之深眇出金門之崇邃受北狄之  
奉書禮東夷之獻使實不當至屈膝遜言以殊方降意  
嗟五十之踰年忽流離於凶忒值中軍之失權而大盜  
之移國何赤疹之四起豈黃霧之云塞祈瘦弟於赤眉  
乞老親於劇賊免伏質以解衣遂窘身而就勒旣而天  
道禍淫否終斯泰靈聖奮發風雲饗會掃欃槍之星斬

蚩尤之旆余技逆而効從遂妻誅而子害雖分珪而祚  
土迄長河之如帶肌膚之痛何泯潛翳之悲無伏我國  
家之沸騰我天下之匡復我何辜於上玄我何負於鄰  
睦背盟書而我欺圖信神而我戮彼孟冬之云季總官  
司而就紕託馬首之西暮隨檻車而迴轍履戕戕之層  
冰面颼颼之巖雪去莫教之所縊過臨江之軌折矧今  
古之悲涼並攢心而霑袂渡狹石之歌危跨清津之幽  
咽鳥虛弓而自隕猿號子而腹裂歷沔漢之逶迤及楚

郡之參差望隆中之大宅映峴首之沈碑旣縲然而就  
鞅非造次之能窺至若高祖武皇帝之基天下也岐周  
景亳之地龜圖雀書之秘醒醉之歌味絕讓畔之田鱗  
次余旣長於克民覺何從而掩泗水兮深且清宛水  
兮澄復明昔南陽之穰縣今百雉之都城我太宗之威  
武遏宛洧而陳兵百萬之虜俄成魚鼈千仞之阜倏似  
滄瀛雖德刑成於赦服故蠻狄震乎雄名乃尋浙而歷  
商遂經秦而至洛覺高蹈之清遠具風雲之倏燦其山

也則欽岑竈嵬巖崿婆陁或孤峯而秀聚或逸出而橫  
羅千歲之木生嶺表百丈之石枕谿阿其水則砰訇潏  
汨或寬或疾擊萬瀨而相奔聚千流而同出何武關之  
狹隘而漢祖之英雄山萬里而仰雲雨水百仞而寫蜿  
虹若一夫而守隘豈萬衆之能攻去青泥而踰白鹿越  
渥水而到青門長卿之賦可想邵平之迹不存咄嗟驪  
山之阜惆悵灞陵之園文恭儉而無隙羸發握其何言  
訪軹道之長組捨藍田之璵璠無故老之可訊並膺膺

之空原登未央之北闕望長樂之基趾伊太后之所居  
築旗亭而成市槐路鬱以三條方塗坦而九軌觀阡陌  
之遺蹤實不乖乎前史傍直城而北轉臨橫門而左趨  
南則董卓之塢北則苻堅所居即二賊之墟壘為彼主  
之庭除終南龍嵒太乙嵯峨九夔崛起八壘連河汨涇  
泥之混濁濫渭渚之清波指咸陽而長望何趙李而經  
過息甘泉而避暑猶爽塏而清和爾乃背長夏涉素秋  
卧寒野坐林陬霜微凝而侵骨樹裁動而風道思我親

戚之顏貌寄夢寐而魂求察故鄉之安否但望斗而觀  
牛稚子天於鄭谷勉勵愧乎延州聞愛妾之長叫引寒  
風而入楸何精靈以堪此乃縱酒以陶憂至誠可以感  
鬼秉信可以祈天何精殞而魄散忽魂歸而氣旋解龍  
騷而見送走郵驛於亭傳出向來之大道反初入之山  
川受統朝之贈策報李陵之別篇泪未悲而自墮語未  
咽而無宣於時和風四起其物初榮草極野而舒翠花  
分叢而落英魚則潛波渙濯鳥則應嶺俱鳴隨六合之

開朗與風雲而自輕其所涉也州則二雍三荆昌歡江  
并唐安浙洛巴郢雲平其水則淮江漢洧隋浩汧澧潦  
漚潏河涇渭相亂或浮漂而揭淺或凌波而沿岸每日  
夕而靡依常一步而三歎蠻蜺之與荆吳玄狄之與羌  
胡言語之所不通嗜欲之所不同莫不疊足斂手低眉  
曲躬豈論生平與意氣止望首邱於南風悲城邑之毀  
撤憊風水之渺揚旣盡地而謁帝乃懷橘而升堂何神  
僊之足學此即雲衣而虹裳也



藝文類聚卷七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藝文類聚卷八十

唐 歐陽詢 撰

火部

火

烽燧

燈

燭

庭燎

薪炭灰

火

釋名曰火化物也亦言燬也物入即皆毀壞也

山海經曰厭火國獸身黑色火出其口中

易曰離為火又曰燥萬物者莫熯乎火又曰火就燥

尚書曰藻火粉米又曰洪範五行二曰火火曰炎上炎

上作苦又曰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  
又曰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

禮記月令曰孟夏之月盛德在火

左傳曰火龍黼黻又曰邾子曰炎帝以火紀官故為火  
師而火名又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味以出內  
火是故味為鶉火心為大火又曰陶唐氏之火正閼伯  
居商丘

春秋考異郵曰火者陽之精也

白澤圖曰火之精宋無忌

禮含文嘉曰燧人始鑽木取火

尸子曰燧人上觀星辰下察五木以為火

家語曰堯火帝而王尚赤

地鏡圖曰黃金之見為火

括地圖曰神邱有火穴光照千里

孫子兵法曰凡火攻有五  
一曰火人二曰火積三曰火  
輜四曰火庫五曰火燧

莊子曰指窮於為薪火傳

以指盡前薪之理故火傳而不滅譬得納養之中故命續

絕而不

戰國策曰楚王遊雲夢野火之起也若雲蜺

呂氏春秋曰伊尹說湯五味九沸九變火為之

紀

韓子曰魯燒積澤天北風火南倚恐燒國哀公懼自將

衆趣救火左右無人盡逐獸不救火乃召問仲尼仲尼

曰夫逐獸者樂而無罰救火者苦而無賞此火所以不

救也事急不及以罰救火者盡賞之則舉國不足以賞於民請從行罰乃下令曰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令下未遍火已滅矣又曰越王問於大夫種曰吾欲伐吳對曰可矣何不試焚宮室於是遂焚宮室民莫能救火乃下令曰民之救火而死者比死敵之賞民之塗其體被濡衣走火者左右各三千人

韓詩外傳曰晉平公藏寶之臺燒救火三日三夜乃勝之公子晏束帛而賀曰臣聞王者藏於天下諸侯藏於

百姓農夫藏於困庾今百姓乏於外而賦歛無已昔桀紂殘賊為天下戮今皇天降災於藏臺此是君之福也史記曰龐涓追孫臏臏量其行暮當至馬陵乃伏兵斫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於是令齊軍萬弩夾道暮火舉而俱發涓夜至見白書乃舉火燭讀之未畢萬弩俱發涓敗死又曰騎劫攻即墨田單取牛千頭衣以五采束刀其角結火其尾

漢書曰項王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焚其宮室火三

月不滅

三輔黃圖曰秦始皇帝葬驪山六年之間為項王所發  
牧兒墮羊冢中燃火求羊燒其槨藏

淮南子曰陽燧見日則燃而為火

列女傳曰梁姑姊其室失火兄子與二子在內欲取兄  
子輒得其子火盛不得復入婦人曰梁豈可戶告人曉  
邪被不義之名何面見兄弟國人哉遂赴火而死

列仙傳曰甯封子黃帝陶正掌火能作五色煙又曰陶

安公六治師也數行火一旦散上紫色衝天須臾朱雀  
止治上曰安公安公治與天通

東觀漢記曰郅憚為長沙有義士古初遭父喪未葬鄰  
人火起及初舍棺不可移初冒火伏棺上會火滅又曰  
廬范為蜀郡成都地迫屋狹百姓夜作以供衣食又禁  
火民覆蔽之失火者日屬范令夜作但使儲水百姓皆  
悅又曰梁鴻牧豕長安上林苑中失火延人家問所燒  
財物悉推豕償之其主言少鴻願以身作躬執其勤

樊英別傳曰英隱於壺山嘗有黑風從西方起英謂學者曰成都市火甚盛因舍水西向嚙之乃令記其日後有從蜀來者云是日大火黑雲平旦從東起須臾大雨火遂得滅

汝南先賢傳曰郭憲從南郊舍酒東北三嚙云齊失火以厭之後齊東上火灾又曰蔡君仲與人有至孝之心母終棺在堂西舍失火將至君仲伏屍號哭火越向東家

玄中記曰南方有炎山焉在扶南國之東加營國之北  
諸薄國之西山從四月而火生十二月火滅正月二月  
火不然山上但出雲氣而草木生葉枝條至四月火然  
草木葉落如中國寒時草木葉落也行人以正月二月  
三月行過此山下取柴以為薪爇之無盡時取其皮績  
之為火浣布

十洲記曰炎洲在南海中地方二千里去崖九萬里上  
有風生獸似豹青色大如狸張取之積薪數車以燒之

薪盡而此獸在火中燃其毛不焦斫刺不入打之如皮  
囊以鐵錐鍛其頭數十下乃死以其口向風須臾便活  
而起以石上菖蒲塞其鼻即死取其腦菊花服之盡十  
斤得壽五百歲又曰有火林山山中有火獸大如鼠毛  
長三四寸或曰山可百里許取其獸毛績以為布名曰  
火澣布國人衣服之垢澣以水浣濯之終日不潔以火  
燒布兩食久許出其垢即去白如雪

廣志曰火洲在南海中火燃洲其木不死更鮮

抱朴子曰南海之中蕭丘之上有自生之火常以春起而秋滅丘方千里當火起時此丘上純生一種木火起正着此木木雖為火所着但小焦黑人或以為薪者如常薪但不成炭炊熟則灌滅之後復更用如此無窮又夷人取木華績以為火浣布木皮亦剝以灰煑為布但不及華細好耳又曰有白鼠大者重數斤毛長三寸居空木中其毛亦可績為布故火浣布有三種焉又曰吳世姚光有火術吳主積荻千束火焚荻了盡光恬坐灰

中振衣而起

神仙傳曰欒巴為尚書正旦會得酒西南漱云成都市失火漱酒作雨

吳越春秋曰越王思報吳冬則抱冰夏則握火

陳留耆舊傳曰劉昆為江陵令民有火災昆向火叩頭即霈然下雨詔問反風滅火虎北渡河何以致此昆曰偶然帝曰此長者之言也

風俗通曰城門失火禍及池中魚按百家書宋城門失

火自汲池中水以沃之魚悉露見但就扼之

魏武帝明罰令曰聞太原上黨西河鴈門冬至之後百有五日皆絕火寒食云為介之推

英雄記曰周瑜鎮江夏曹操欲從赤壁渡江南無船乘艣從漢水下住浦口未即渡瑜夜密使輕船走舸百數艘艘有五十人移棹人持炬火火然則迴船走去去復還燒者須臾燒數千艣火大起光上照天操夜去

博物志曰積紬萬匹則自然生火泰始中武庫火積紬

所致也

異苑曰臨邛有火井漢室隆則炎赫彌熾桓靈之際火勢漸微又曰晉惠帝元康三年武庫火燒孔子履漢高斬白蛇劍王莽頭等

晉中興書曰殷浩北伐江道為長史取數百難以長繩連脚皆繫火一時驅放飛過壑集羌營營皆然

搜神記曰麋竺常從洛歸未至家數十里見路次有好新婦從竺求寄載行二十餘里新婦謝去謂竺曰我天

使去當往燒東海廩家感君見載故以相語竺因請之  
曰不可不得不燒君快去我緩來日中必火發竺乃急  
行達家便出財物日中而火大發

笑林曰某甲夜暴疾命門人鑽火其夜陰暝不得火催  
之急門人忿然曰君責之亦大無道理今闇如漆何以  
不把火照我我當得覓鑽火具

詩梁庾肩吾遠看放火詩曰風前細煙起月裏黑煙生  
發燄看喬木侵先識遠城

賦潘尼火賦曰覽天人之至周嘉火德之為貴含太陽  
之靈暉體淳剛之正氣先聖仰觀通神悟靈窮物盡數  
研幾至精鑽燧造火陶冶羣形協和五味革變羶腥爾  
乃狄牙典膳百品既陳和羹首醑旨酒醲醇烹鼃煑鼈  
灼龜臙鱗若乃流金化石鑠鐵融銅造制戎器以戒不  
恭砥鍊兵械整飾軍容四海康乂邊境無寇韜弓戢劍  
解甲釋冑銷鐃為耒鑄戈為耨戰士反於耕農戎馬放  
乎外廐及至焚野燎原陸火赫義林木摧拉沙粒並糜

騰光絕覽雲散霓披去若風驅疾若電逝芬輪紆轉倏  
忽橫厲震響達乎八冥流光燭乎四裔

烽燧

玄女戰經曰諸見舉烽火煙光傳言虜且欲起欲知審  
來不以言者時所加之得陽者不來得陰者為來法  
墨子曰烽火已舉言寇所從來多少

甘氏天文占曰權舉烽表遠近沉浮權四星在軒轅尾  
西邊地警備烽候相望虜至則舉烽火十丈如今井枯

棹火錘其頭若警備急燃火其頭放之權重本低則末  
仰見烽火

史記曰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為烽燧大鼓俟有寇  
至舉烽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

漢書曰軍臣單于立四歲匈奴復絕和親大入上郡雲  
中烽火通於甘泉

東觀漢記曰廉范為雲中太守始到烽火日通故事虜  
出度五千人乃移書旁郡求助吏白今虜兵度出五千

請移警檄范不聽遂選精兵自將出至近縣令老弱城  
守而追之又曰馬成善治障塞自西河至渭橋河上至  
安邑太原至井陘中山至鄴皆築堡壁起烽燧十里一  
候又曰郭伋為并州伋知盧芳夙賊難卒以力制常嚴  
烽候明購賞

蔡邕徙朔方上書曰既到徙所乘塞守烽職在望候憂  
怖焦灼無心復能操筆成草致章闕庭

庾闡揚都賦注曰燧火以炬置孤山頭皆緣江相望

述征記曰戲水注渭東有周幽王壘昔幽王亟舉烽以  
悅褒姒犬戎遂伐周諸侯玩而弗至戰敗死于斯地

書蔡謨與弟書曰軍中耳目當用鼓烽烽可遙見鼓可  
遙聞形聲相傳須臾百里非人所及想得先知耳近別  
菽麥者皆當解之而王苟諸人癡頑之甚乃至於是常  
令人怪之然烽鼓之法當豫勅諸軍見烽聞鼓便嚴而  
此間恒舉烽之後須文書上言乃符遊軍須被符乃當  
嚴昔年石頭夜半舉烽至明日食時臺中乃知弟在石

頭時隅中舉烽至下脯遊軍故未嚴此即是荀晞等覆車之軌也

燈

說文曰錠謂之燈

韻集曰無足曰燈有足曰錠

離騷曰吳酒不廢沉日夜蘭膏明燭華銅錯

言燈錠盡銅琢禽獸

有華

英也

說苑曰楚莊王賜羣臣酒日暮燈燭滅乃有人引美人

衣者美人挽絕其冠纓

劉向別傳曰待詔馮商作燈賦

漢書曰金枝秀華庶旄翠旌

金枝銅燈百二十枝秀華中主有光華也

又曰

武帝思念李夫人不已方士齊人少翁言能致其神乃夜設燈燭帷幄而令帝居他帳望見好女如李夫人之貌而不得就視

漢武內傳曰西王母遣使謂帝曰七月七日我當暫來帝至日掃除宮內燃九光之燈

荀米傳曰荀米與女為陰瑜妻而夫蚤亡與逼嫁與太原郭奕米入郭氏室暮乃去其帷帳建四燈斂色正坐郭氏不敢逼

風俗通曰邳伯夷宿亭止樓上燃數燈夜有魅來伯夷趨之以燈照乃老狸也

東宮舊事曰宮有銅鴨頭燈二銅侍燈三供戶外夕供油七合太子納妃有金塗四尺長燈一金塗連盤短燈二金塗連盤鴨燈一

鄴中記曰石虎正旦會於殿前設百二十枝燈

詩晉習鑿齒詩曰煌煌閒夜燈脩脩樹間亮燈隨風煒  
燁風與燈升降

齊謝朓詠燈詩曰發翠斜谿裏蓄實宕山峯抽莖類僊  
掌銜光似燭龍飛蛾再三繞輕花四五重孤對相思夕  
空照舞衣縫

梁簡文帝詠籠燈絕句詩曰動焰翠帷裏散影羅帳前  
花心生復落明銷君詎憐

梁紀少瑜詠殘燈絕句曰殘燈猶未滅將盡更揚暉唯  
餘一兩焰裁得解羅衣

梁王筠詠燈檠詩曰百華曜九枝鳴鶴映水池朱光本  
內照丹花復外垂流暉悅嘉客翻影泣生離自銷良不  
悔明白願君知

梁吳筠燈詩曰昔在鳳凰闕七采蓮花莖陸離看寶帳  
爛熳照文屏檐艷煙光轉氤氲霧裏輕能方三五夜桂  
樹月中生

梁范靖妻沈氏詠燈詩曰綺筵日已暮羅帳月未歸開  
花散寫彩含光出九微風軒動丹焰水宇淡清輝不佞  
輕蛾繞唯恐曉蠅飛

賦漢劉子駿燈賦曰惟茲蒼鶴修麗以奇身體剝削頭  
頸委蛇負斯明燭躬含永池明無不見照察纖微以夜  
繼晝烈者所依

魏殷臣鯨魚燈賦曰橫海之魚厥號惟鯨普彼鱗族莫  
與之京大秦美焉乃觀乃詳寫載其形託於金燈隆春

矜尾翬甲舒張垂首俛視蟠于華房狀欣欣以竦峙若  
將飛而未翔懷蘭膏於脅臆明制節之謹度伊工巧之  
奇密莫尚美於斯器因綺麗以致用設機變而罔匱匪  
雕文之足瑋差利事之為貴永作式於將來跨千載而  
弗墜

晉夏侯湛缸燈賦曰珠珍寶器奇像妙工取光藏煙致  
巧金銅融冶甄流陶形定容爾乃隱以金翳䟽以華籠  
融素膏於回槃發朱耀於綺窓宣耀蘭堂騰明廣宇焰

煜爚於茵筵煥炤晰乎屏組

晉孫惠百枝燈賦曰晷若雲停爛已星布

范堅蠟燈賦曰爾乃旋閑房升玉榻列華槃鑠凝蠟浮  
炷穎其始燃秘闌於是乃闔旁映文楹仰暉丹栢赫如  
燭龍吐輝爛若翳陽復旭

梁簡文帝列燈賦曰何解凍之嘉月值蓂莢之盡開草  
含春而動色雲飛采而輕來九微間吐百枝交布聚類  
炎洲跡同大榭競紅蕖之晨舒蔑丹螢之昏驚蘭膏馥

氣芬炷擎心寒生色淺露染光沉

梁江淹燈賦曰淮南王信自華命綵女餌丹砂餌丹  
砂學鳳音紫霞沒白日沉挂明燈散玄陰顧謂小山儒  
士斯可賦乎於是泛瑟而言曰若大王之燈也銅華金  
擎錯質鏤形碧為雲氣玉為僊靈雙盃百枝豔帳充庭  
照錦池之文席映繡柱之鳴箏若庶人之燈者非銀非  
珠無藻無縟心不貴麗器窮於樸

周庾信燈賦曰九龍將暝三爵行栖瓊鈎半上弱木全

低乃有百枝同樹四照連槃香添燃蜜氣雜燒蘭燼長  
宵久光青夜寒秀帳掩映魴膏照灼動鱗甲於鯨魚燄  
光芒於鳴鶴蛾飄則碎花亂下風起則流星細落况復  
上蘭深夜中山醕清楚妃留客韓娥合聲低歌著節遊  
絃絕鳴輝輝朱燼焰焰紅榮乍九光而連影或雙花而  
並明寄言蘓季子應知餘照情

晉支曇諦燈贊曰既明遠理亦弘近教千燈同輝百枝  
並曜飛煙清夜流光洞照見形悅景悟旨測妙

銘漢李尤金羊燈銘曰賢哲勉務惟日不足金羊載耀  
作明以續

燭

周官司烜氏掌以燧取火於日以供祭祀之明燭凡邦

之大事供賁燭

賁燭麻燭  
賁大也

禮記曰侍坐燭至起

異晝  
夜也

燭不見跋

跋本也燭晝則去  
之嫌若燼多有厭

倦也又曰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離親也

尚書大傳曰晉平公問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

師曠曰臣聞老而學者如執燭之明執燭之明孰與昧  
行公曰善

文子曰鳴鐸以聲自毀蘭膏以明自銷

韓子曰鄭人有遺燕相國書者夜書謂持燭者曰舉燭  
而誤書舉燭燕相受書曰舉燭高明高明者舉賢而任  
之

列女傳曰齊女徐吾者東海上貧嬪人其鄰嬪李吾之  
屬合燭夜績徐最貧而燭不屬李吾曰徐吾燭數不屬

請無與夜績徐吾曰妾以貧故起常先去常後掃陳席以待來者坐常處下為貧故也今一室之中益一人燭不為益明去一人燭不為益闇何愛東壁餘光莫之能應遂復與夜績

史記曰始皇塚中以人魚膏為燭

謝承後漢書曰巴祇為揚州刺史與客坐闇暝之中不燃官燭

玄晏春秋曰計君又授與司馬相如傳遂涉漢書讀匈

奴傳不識棠梨孤塗之字有胡奴執燭顧而問之奴曰  
棠梨天子也言匈奴之號單于猶漢人有天子也予於  
是乎曠然發寤

地鏡圖曰相玉見美女子載燭行壇陰從其所出入處  
石中有玉矣

世說曰王君夫粘糖澳釜石季倫以蠟燭灼炊

詩齊謝朓詠燭詩曰杏梁賓未散桂宮明欲沉暖色輕  
帷裏低光照寶琴徘徊雲髻影灼爍綺疏金恨君秋月

夜遺我洞房陰

梁孝元帝詠池中燭影詩曰魚燈且滅燼鶴焰暫停輝  
自有銜龍燭青火入朱扉映水疑三燭翻池類九微入  
林如燐影度渚若螢飛河低扇月落霧上珠星稀章華  
終宴所飛蓋且相追又古意詠燭詩曰花中燭焰焰動  
簾風不見來人影迴光持向空

梁簡文帝和詩曰花中燭似將人意同憶啼流膝上燭  
焰落花中

梁庾肩吾燭影詩曰垂爛垂花比芳樹風吹水動俱難  
住春枝拂岸影上來還杯繞客光中度

梁劉孝威和簾裏燭詩曰開闌簾影出參差風焰斜浮  
光燭綺帶凝滴汗垂花又襖飲嘉樂殿詠曲水中燭影  
詩曰火浣花心猶未長金枝密焰已流芳芙蓉池畔涵  
停影桃花水脉引行光

賦晉傅咸燭賦曰余治獄至長安在遠多懷與同行夜  
飲以忘愁顧帷燭之自焚以致用亦猶殺身以成仁矣

蓋泰清垂象匪日不光向晦入冥匪火不彰故六龍銜  
燭於北極九日登曜於扶桑日中則昃月虧於望時邁  
靡停晝不于常背三接之昭昭即厥開之有傷何遠寓  
之多懷患冬夜之悠長獨耿耿而不寐待雞鳴之未央  
徒伏枕以展轉起燃燭於閑房揚丹輝之煒燁朱焰之  
煌煌俾幽夜而作晝繼列景乎朝陽慨顧景以增歎孰  
斯愁之可忘嘉湛露之惜惜遂命樽而設觴爾乃延僚  
屬酌醇清講三墳論五經高談既倦引滿行盈樂飲今

夕寔慰我情

梁簡文帝對燭賦曰雲母窓中含花氍毹茱萸幔裏鋪錦  
筵照夜明珠且莫取金羊燈火不須燃下弦三更未有  
月甲夜繁星徒依依天於是搖同心之明燭施雕金之麗  
槃眠龍傍繞倒鳳雙安菖蒲傳酒坐欲闌碧玉舞罷羅  
衣單影度臨長枕煙生向果盤迴照金屏裏脉脉兩相  
看

梁元帝對燭賦曰月似金波初映空雲如玉葉半從風

恨九重兮夕掩怨三秋兮不同爾乃傳芳醪揚清曲長  
袖留賓待華燭燭燼落燭華明花抽珠漸落珠懸花更  
生風來香轉散風度焰還輕本知龍燭應無偶復訝魚  
燈有舊名燭火燈光一雙炷詎照離人兩處情

周庾信對燭賦曰龍沙鴈塞蚤應寒天山月坂客衣單  
燈前衿衣疑不亮月下穿鍼覺最難剝取燈花持炷燭  
還却燈擎下燭槃傍垂細溜上繞飛蛾光清寒入焰暗  
風過楚人纓脫盡燕君書誤多曉星沒芳蕪歇還持照

夜遊詎減西園月

啓徐陵謝勅賚燭盤賞答齊國移文啓曰昔班彪草移  
阮瑀裁書馳譽當年遂無加賞非常大賚始自今恩雖  
賈逵之頌神雀竇攸之對鼯鼠漢臣射覆之言魏士投  
壺之賦方其寵錫獨有光前官燭斯燃更慙良吏宵光  
可學乃會耆年臣職居南史身典東觀謹述私榮傳之  
方策

庭燎

說文曰庭燎大燭也

禮記曰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

毛詩曰庭燎美宣王因以箴之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鏘鏘

說苑曰齊桓公設庭燎為士之欲造見者期年而士不至東野鄙人有以九九之術見者桓公曰九九足以見乎對曰臣非以九九為足以見也臣聞主君設庭燎以待士期年而不至夫士所以不至者君天下賢君也四

方之士皆自諭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耳而君  
猶禮之况賢於九九者桓公曰善禮之期月而士至  
晉起居注曰成帝咸和八年十二月有司奏庭燎在止  
車門外今更集議舊在端門內施詔曰尚書奏九年庭  
燎當在端門內元明帝時在公車門內可依舊安司徒  
錄公命當率由舊章宜在端門內

晉中興書曰哀帝興寧元年詔庭燎樹端門內

鄴中記曰石虎正會殿庭中端門外閭闔前設庭燎皆

二合六處皆六丈

趙書曰石勒造庭燎於橦末高十丈上盤置燎下盤安人以待燎絙繳上下

詩晉傳玄庭燎詩曰元正始朝享萬國執珪璋枝燈若火樹庭燎繼天光

表魏王朗冬臈不得朝表曰拘守留職曠離車駕況乃踐長於至迎始於臈履端於正連歷天人三朝之元慶而無緣祇奉玉爵以獻萬壽宵夢庭燎之光晨想百華

之耀

竈

釋名曰竈造也創造食物也

淮南子曰炎帝作火死而為竈神

禮記月令曰孟夏之月其祀竈又曰竈者老婦之祭盛於盆尊於瓶

墨子曰竈必為屏心突高出屋四尺慎無失火失火者

斬

魯連子曰竈五突分煙者衆也

莊子曰仲尼讀書老聃倚竈觚而聽之曰是何書也曰春秋也

呂氏春秋曰燕雀處一屋之下自以為安竈突決火上棟宇燕雀不知禍將至也

戰國策曰智伯攻晉陽而水攻之城不沒者三版曰竈生蛙人馬相食

史記曰武帝時李少君以祀竈辟穀却老方見上少君

言上曰祠竈則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以為黃金黃金成以為飲食器則益壽益壽則僊者可見於是天子始親祠竈

淮南子曰孔子無暖席墨子無黔突

桓譚新論曰淳于髡至鄰家見其竈突之直而積薪在傍謂曰此且有火使為曲突而徙薪鄰家不聽後果焚其屋鄰家救火乃滅烹羊具酒謝救火者不肯呼髡智士譏之曰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蓋傷其

賤本而貴末也

東觀漢記曰初陰氏世奉管仲之祀於邑謂之相君  
至子房以累積恩德為神所饗臘日晨炊於竈神見再  
拜受慶時有黃羊因以祠之自是富殖百萬田至七百  
頃後世子孫常以臘日奉祠竈神以黃羊又曰周澤為  
滎池令克身儉約妻子自親釜竈

謝承後漢書曰李南少明風角女亦曉家術為卷縣民  
妻晨詣鬻室卒有暴風婦便上堂從姑求歸辭其二親

姑不許乃跪而泣曰蒙傳術疾風卒起先吹竈突及井此禍為女婦主爨者妾將亡之應因著其亡日

續漢書曰虞詡為武都太守羌欲邀遮詡詡密令吏人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曰孫臏減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以戒不虞而今且二百里何也詡曰虜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為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衆行速必憚進追我孫臏見弱吾今示強

茅君內傳曰在名山深壑無人跡之處臨水上作神竈  
屋屋長四丈廣二丈起基四尺又先當掘基下土令必  
無故陷井冢瘞之處所也開南戶西戶東戶三也立竈  
於屋中央口向西竈四邊令去釜九寸也以塼及細土  
構立之亦勿令穿圻神竈之法畢矣

抱朴子內篇曰竈之神每月晦日輒上天言人罪狀大  
者奪紀紀者三百日也小者奪筭筭者一日也

異苑曰卞伯玉作東陽郡竈正熾火有雞遙從口入良

久乃於突而出毛羽不焦鳴啄如故伯玉尋病殞

雜五行詩曰作竈法當辰巳間隙地取土先掘去上五寸以水美酒一升合和泥之以癸亥日脩之此日安竈自如也作竈法廣四尺長五尺欲安兩釜長七尺子孫富貴作竈餘泥不可泥井井餘土不可泥竈大凶勿以壬癸庚辛反支九空血忌破危閉建寅日皆凶竈君名禪字子郭衣黃衣披髮從竈中出知其名呼之可得除凶惡賈市不知其名見之死豬肝泥竈令婦孝竈君以

壬子日死不用此日治竈常以五月辰日豬頭祭竈令人治生萬倍用人故竈凶敗雞毛入竈中致非禍大骨入竈出狂子正月己丑日白雞祠竈宜蠶五月己丑卯祠竈吉四月丁巳日祠竈百倍

夢書曰夢見竈者憂求婦嫁女何以言之井竈女執使之象

銘後漢李尤竈銘曰燧人造火竈能以興五行接備陰陽相乘

晉摯虞竈屋銘曰大孝養志厥次養形事親以敬美過  
三牲

箴魏王朗雜箴曰家人有嚴君焉井竈之謂也俾冬作  
夏非竈孰能俾夏作冬非井孰閑

薪炭灰

易曰古之死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

左傳曰厥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又曰晉楚戰於城濮  
楚左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輿曳薪柴而偽

遁楚師馳之原軫卻漆以中軍公族橫擊之楚左師潰  
禮記曰問庶人之子長曰能負薪幼曰未能負薪又曰  
季秋乃命伐薪為炭

毛詩曰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  
管子曰周容子夏以侈靡見桓公桓公曰侈靡可以為  
天下乎子夏曰可夫雕橈然後炊之雕卵然後瀹之所  
發積藏散萬物也

晏子曰景公遊壽宮睹耆年負薪有飢色公喟然令吏

養之

鄧析書曰譬猶拯溺而碰之以石救火而投之以薪又曰抱薪焚火燥者先著

戰國策曰蘇秦之楚三日乃得見王說卒辭行楚王曰先生不遠千里而臨寡人曾弗肯留願聞其說對曰楚國食貴於玉薪貴於桂謁者難見於鬼王難見於帝今令臣食玉炊桂因鬼見帝其可得乎

漢書曰汲黯謂武帝曰陛下之於羣臣如積薪後來者

居上又曰朱買臣字翁子吳人家貧好讀書不治產業刈薪樵出賣以給食檐束薪行且誦書

范曄漢書曰戴封拜議郎遷西華令大旱封禱無獲乃積薪坐其上自焚火起而大雨至遠近嗟嘆

搜神記曰涼輔廣漢人也時旱以五家掾出禱積薪柴自焚須臾而雨作

論衡曰或伐薪於山輕小之木合而束之至於大木十圍以上引之不能動推之不能移則委之於山林收所

東之小木而去由此以論知能之大者其猶十圍以上木也人力不能舉薦其猶薪者推引大木也孔子周流無所留止非聖材不明道難行人不能用也

神僊傳曰焦先日入山伐薪以布施先從村頭一家起而復始

晉中興書曰范汪家貧好學燃薪寫書寫書既畢誦讀亦竟

世說曰荀勗曾在晉武帝坐賜食荀進飯即謂坐人曰

此是勞薪炊也坐者未之信帝密遣問外荅云實是故車脚

吳越春秋曰季札去徐而歸行道逢男子五月被裘採薪於道傍有委金季札見之謂薪者曰子來取此金薪者曰何子居之高視之卑五月被裘採薪寧是拾金者乎

汝南先賢傳曰蔡順以至孝稱順少孤養母嘗出求薪有客卒至母望順不還乃噬其指順即心動棄薪馳歸

問其故母曰有急客來吾噬指以悟汝耳又曰侯瑾甚  
孤貧依宋人居畫為人傭賃暮輒燃柴薪以讀書

後漢張奐報崔子玉書曰今月三日舉家來此本非  
所規貪突賊陣

魏略曰文欽為廬江太守為都督王陵所奏欽訴曹爽  
爽謂曰陵責卿載譚灰兩船何為乎聞足下起染舍故  
作此灰耳

詩隋岑德潤詠灰詩曰圖規暈不缺氣改律還虛欲燃

愁獄吏弃道畏刑書未得逢彊陣輕舉欲焉如

煙

說文曰煙火氣也焞焞然也

列子曰趙襄子狩於山中藉苐燔林燿赫百里有人從石壁中出隨煙燼上下衆謂之鬼物察之則人焉

春秋繁露曰人之言醞去煙此奇怪也非人所意也禍福利害無有奇怪乎

淮南子曰冬至甲子受制木用事火煙青七十二日戊

子受制土用事火煙黃七十二日庚子受制金用事火黑又曰哭之發於口涕之出於目此憤於中而形於外也譬水之下流煙之上尋火徒南反夫又孰推之又曰以束薪為鬼以火煙為氣惑也

列仙傳曰甯封子黃帝時人為陶正有神人過之為其掌火能令火出五色煙又曰甯封子積薪自燒而隨氣上猶有骨時人葬之

謝承後漢書曰吳郡徐相為長沙太守常食乾飯不發

煙燹

許邁別傳曰邁有道術燒香皆五色煙出後莫知所在  
詩梁簡文帝詠煙詩曰浮空覆雜影含露密花藤乍如  
洛霞發頂似巫雲登映光飛百仞從風散九層欲持翡  
翠色時吐鯨魚燈

藝文類聚卷八十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藝文類聚卷八十一

詳校官中書<sub>臣</sub>李彤

員外郎<sub>臣</sub>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知縣<sub>臣</sub>楊懋珩

校對官學正<sub>臣</sub>陳永

謄錄監生<sub>臣</sub>任啣葵

欽定四庫全書

藝文類聚卷八十一

唐歐陽詢撰

草部上

樂 空青 芍藥 百合 芎藭 女蘿  
款冬 天門 芡苢 薯蕷 菖蒲

木 草 香附 蘭 菊 杜若 蕙 靡蕪

藟金 迷迭 芸香 藿香 鹿葱 蜀葵

蒿薇 監 卷施

慎人 卷施

藥

本草經曰太一子曰凡藥主者養命中者養性下者養

病

禮記曰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  
醫不三世不服其藥

左傳曰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美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  
也美疢不如藥石

尚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弗瘳

論語曰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墨子南遊見楚惠王穆賀謂墨子曰言誠善矣王無乃  
曰賤人所為不用子墨子曰譬若藥焉夫子服之以療

其疾豈曰一草之本而不食哉

戰國策曰有獻不死之藥於荆王者謁者操以入中射之士問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怒使人殺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臣問謁者謁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無罪罪在謁者也且客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王殺臣是死藥也王乃不殺

史記曰長桑公與扁鵲藥服之三十日見人五臟

東方朔曰武帝好方士朔曰陛下所使取神藥者皆天

地之間藥不能使人不死獨取死人藥天上藥能使  
人不死耳上曰天何可至朔曰臣能上天既辭去出  
殿門復還曰今臣上天似謾誕者願得一人為信驗  
上即遣方士與朔俱期三十日而返朔等辭而行日  
日過諸侯傳飲方士晝臥朔遽呼之曰若極久不應  
我何耶令者屬從天上來方士大驚乃具以聞上問  
朔朔曰誦天上之物不可稱原上以為面欺詔朔下  
獄問之左右方提去朔啼泣對曰使須幾死者再上

曰何也朔對曰天公問臣下方人何衣臣對曰衣蟲  
蟲何若臣對曰蟲喙顛顛類馬色邠邠類虎天公大  
怒以臣為慢使使下問還報名曰蠶天公乃出臣令  
陛下苟以為詐願使人上天問之上大驚曰善欲以  
喻我止方士也

淮南子曰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以奔月  
列仙傳曰負局先生者負磨鏡局循吳市中得一錢便  
磨輒問主人得無有疾苦若有輒出紫丸藥以與之又

曰崔文子賣黃散發疫死者萬計服皆愈愈者亦萬計  
漢武內傳曰西王母謂武帝曰其太上之藥乃有風實  
雲子玉津金漿冥陵麟膽炎山其日東掇扶桑之丹樾  
俯採長河之丈藻太真紅芝九色鳳腦有得食之後天  
而老此太上之所服非衆仙之所寶也次藥有班龍黑  
胎閭風石髓蒙山白鳳之肺靈邱蒼鸞之血有得服之  
後天而逝此天帝之所服非下仙之所逮也其次藥有  
丸丹金液紫華紅芝五雲之漿玄霜絳雪若得食之白

日升天此天仙之所服非地仙之所見其下藥有松栢之膏山木姜沉精菊草澤瀉枸杞茯苓菖蒲門冬巨勝黃精草類煩多若有數千子得服之可以延年

漢書曰灌夫擊吳身中大鎗十餘適有萬金良藥故不得死

東觀漢記曰上嘗與朱祐共買蜜合藥上念追之即賜祐白蜜一石問何如在長安時共買蜜乎

曹毗杜蘭香傳曰神女蘭香降張碩碩問禱祀何如香

曰消摩自可愈疾淫祀無益香以藥為消摩

邴原別傳曰魏太子為中郎將原為長史太子宴會眾  
賓客數十人太子建議曰君父各篤疾有藥一丸可救  
一人當救君耶父耶眾人紛紜或君或父時原在坐不  
與此論太子諮之於原原勃然對曰父也太子亦不復  
難

魏志曰太祖性嚴毅屬公事往往加杖何夔常蓄毒藥  
誓死無辱是以終不見及

皇甫謐高士傳曰韓康字伯休京兆霸陵人常採藥名山賣於長安市口不二價三十餘年時女子從康買藥守價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韓伯休耶乃不二價康歎曰我本避名今女子皆知有我何用藥為乃遁入霸陵山中

晉陽秋曰吳陸抗與晉羊祜推僑札之好抗嘗遺祜酒祜飲之不疑抗有疾祜饋之藥抗亦推心而服之

異苑曰魏武北征踰頓升嶺眺矚見一山岡不生百草

王祭曰是古塚此人在世服礬石死而石生熱蒸出外  
故卉木焦滅即令鑿看果得大墓有礬石滿塋仲宣博  
識強記皆此類也一說祭在荊州從劉表登彰山見此  
異按魏武之平烏桓也祭猶在荊南此言為譎

沈約宋書曰張祿字少微祿少有操行歷官為瑯琊王  
國郎中令王還京都高祖封酒一甕付祿使密加王酖  
毒祿受命既還於道自飲藥酒而卒

詩古詩曰仙人騎白鹿髮短耳何長來至主人門奉藥

一玉箱主人服此藥身體日康強髮白復更黑延年壽  
命長

宋鮑照遇銅山採藥詩曰土昉閔中經芝朮韜內策寶  
餌緩童年命藥駐哀歷銅谿晝森沉乳竇夜瀝滴蹠蹠  
寒葉離濃濃秋水積松色隨野深月露依草白

梁沈約憇郊園和約法師採藥詩曰郭外三千畝欲以  
貿朝饘繁蔬既綺布密果亦星懸

梁吳筠採藥大布山詩曰我本住山北緣澗採山麻九

莖日反照三葉長生花可用蠲憂疾聊持駐景斜景斜  
不可駐年來果如驅安得崑崙山偃蹇三珠樹三珠始  
結茲絳葉凌朱臺玉壺白鳳肺金鼎青龍胎韓衆及王  
子何世無仙才安期儻欲顧相見在蓬萊

陳劉刪採藥遊名山詩曰名山本鬱盤道士貴黃冠獨  
馭千年鶴來尋五色丸石床新溜乳金竈欲成丹定知  
無二價非復在長安

啓梁劉孝綽謝給藥啓曰一物之微遂留膏肓名醫上

藥爰自城府雖巫咸視診岐伯下鍼松子玉漿衛卿雲  
液比妙衆珍實云多愧

空青

本草經曰空青生山谷久服輕身延年能化銅鉛作金  
生益州

范子計然曰空青出巴郡白青曾青出弘農豫章白青  
出新淦青色者善

博物志曰徐公時令人於西平青山採取空青

江乘地記曰樵採者常於山上得空青此山一朝出雲  
零雨必降民人以為常占

賦梁江淹空青賦曰夫赤瓊以照燎為光碧石以藏蕤  
為色咸見珍於東國並被貴於西極況空青之麗寶挺  
山海之不測於是寫雲圖氣學靈狀仙寶波麗水華峰  
豔山暘谷之樹崦嵫之泉西海之草炎州之煙有曲帳  
畫屏素女綵扇錦色零爵綺質蔓延點拂濃薄如隱如  
見山水萬象丹青四變咸百溢而可珍亦千金而不賤

芍藥

本草經曰芍藥一名白犬生山谷及中岳

古今注芍藥一名可離

毛詩曰惟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

賦宋王徽芍藥華賦曰原夫神區之麗草兮憑厚德而  
挺受翕光液而發藻兮颺暉而振秀

頌晉傳統妻芍藥花頌曰晔晔芍藥植此前庭晨潤甘  
露晝晞陽靈曾不踰時任苒繁茂綠葉青蔥應期吐秀

紺葢攢挺素華菲敷光譬朝日色豔芙蕖媛人是採以  
厠金翠發彼妖容增此婉媚惟昔風人抗茲榮華聊用  
興思染翰作歌

百合

吳氏本草曰百合一名重邁一名中庭一名重匡生宛  
胸及荆山

詩梁宣帝詠百合詩曰接葉有多重開花無異色含露  
或低垂從風時偃抑

兔絲

爾雅曰唐蒙女蘿女蘿兔絲

呂氏春秋曰或謂兔絲無根也其根不屬地茯苓是也  
史記龜策傳曰下有茯苓上有兔絲

淮南子曰兔絲無根而生茯苓抽兔絲死

抱朴子曰按仙方中自有合離草一名獨搖一名離母  
所以為之合離離母者小草為物下根如芋魁有遊子  
十二枚周環之去大魁數尺雖相須而實不連但以氣

相屬耳如兔絲之草下有伏兔之根無此兔在下則絲  
不得生於上然實不屬也

內篇云兔絲初生之根其形似兔掘取剖其血以和丹  
服之立變化任意所作

詩齊謝朓兔絲詩曰輕絲既難理細縷竟無織爛漫已  
萬條連綿復一色安根不可知縈心終不測

女蘿

廣雅曰女蘿松蘿也兔絲也

毛詩曰蔦與女蘿施於松上

詩齊王融詠女蘿詩曰竊歷女蘿草蔓衍旁松枝含煙黃且綠因風卷復垂

陳劉刪賦松上輕蘿詩曰葉繞千年蓋依條百尺枝屬與松風動時將薜影垂學帶非難結為衣或易披山河若近遠獨自楚人知

欵冬

本草經曰欵冬一名顥冬一名菟爰生常山

爾雅曰菟爰顗冬生水中莖紫赤

范子曰欸冬花出三輔

吳氏曰欸冬十二月花黃白

述征記曰洛水至歲凝厲則欸冬花茂悅層冰之中

賦晉傅咸欸冬花賦曰惟茲奇卉欸冬而生原厥物之  
載育稟淳粹之至精用能託體固陰利此堅貞惡朱紫  
之相奪患居衆之易傾在萬物之並作故韜華而弗逞  
逮皆死以枯槁獨保質而全形

贊晉郭璞歟冬贊曰吹萬不同陽煦陰蒸歟冬之生擢  
顛堅冰物體所安焉知渙凝

天門冬

本草經曰天門冬一名顛勒味苦殺三蟲

爾雅曰薺靡薺冬

山海經曰條谷山草多薺冬

列仙傳曰赤項子食天門冬齒落更生細髮復出

抱朴子曰杜子微服天門冬御十八妾有子百四十人

日行三百里

內篇曰天門冬或名地門冬或名延門冬或名顛棘

神仙傳曰甘始者太原人服天門冬在人間三百餘年  
建康記曰建康出天門冬極精妙

名山畧記曰鬱山出天門冬

啓梁簡文帝謝勅賚益州天門冬啓曰逮自星橋見珍  
玉壘本草稱其輕身延壽實為上藥姬晉之重丹桂曹  
丕之愛落英一家恩錫竊幸往代

茱萸

爾雅曰茱萸馬舄馬舄車前

毛詩曰采采茱萸薄言采之

贊晉郭璞茱萸贊曰車前之草別名茱萸王會之云其實如李名之相亂在乎疑似

薯蕷

本草經曰薯蕷一名山芋益氣力長肌肉除邪氣久服輕身耳目聰明不饑延年生嵩山

吳氏曰薯蕷一名諸薯

湘中記曰永和初有采藥衡山者道迷糧盡過息岩下見一老公四五年少對執書告之以饑與其食物如薯蕷指教所去六日至家而不復饑

異苑曰薯蕷入藥又復可食野人謂之土藷若欲掘取嘿然而獲唱名者便不可得人有植者隨所種之物而像之也

頌梁江淹薯蕷頌曰華不可炫葉不足憐微根儻餌棄

劍為仙黃金共壽青釭爭年君謂無妄我驗衡山

菖蒲

春秋運斗樞曰玉衡星散為菖蒲遠雅頌著倡優則玉衡不明菖蒲冠環

山海經曰菖蒲一寸九節韓終王興所服並然而此過之有足珍也

左傳曰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歜

孝經援神契曰菖蒲益聰

抱朴子曰韓終服菖蒲十三年身有毛

吳氏本草曰菖蒲一名堯韭一名昌陽

神仙傳曰王興者陽城人漢武帝上嵩高忽見有仙人長二丈耳出頷下垂肩帝禮而問之仙人曰吾九疑人也聞中嶽有石上菖蒲一寸九節食之可以長生故來採之忽然不見帝問侍臣曰彼非欲服食者以此喻朕耳

羅浮山記曰羅浮山中菖蒲一寸十二節

詩梁江淹石上菖蒲詩曰瓊琴久蕪沒金鏡廢不看不  
見空閨裏縱橫愁思端緩步遵汀渚揚柁泛春瀾電至  
烟流綺水綠桂溼丹憑酒竟未悅半影方自歎每為憂  
見及杜若詎能寬冀採石上草得以駐餘顏

頌梁江淹菖蒲頌曰藥實靈品爰迺輔性除疴衛福蠲  
邪養正縹色外妍金光內映草經所珍山圖是詠

木

本草經曰木一名山筋久服不饑輕身延年生鄭山

山海經曰首山之陰多朮女几之山其草多朮

吳氏本草曰朮一名山連一名山芥一名天蘇一名山姜

范子曰朮出三輔黃白色者善

列仙傳曰涓子餌朮節食其精三百年乃見於齊

崔氏四民月令曰二月採朮

神仙傳曰陳子皇得餌朮要方服之得仙入霍山去其妻妾疲病念其壻採朮之法服之病自愈至三百七歲

登山取术擔而歸不息不極顏色氣力如二十時

抱朴子內篇曰南陽文氏其先祖漢中人值亂逃華山中饑困欲死有二人教之食术云遂不饑數十年乃來還鄉里顏色更少氣力轉勝故术一名山精

神藥經曰必欲長生當服山精

廣州記曰彰平縣偏饒术

建康記曰建康出精术

異術曰术草者山之精也結陰陽之精氣服之令人長

生絕穀致神仙

啓梁庾肩吾答陶隱居賚術煎啓曰竊以綠葉抽條生  
於首峰之側紫花標色出自鄭岩之下百邪外禦六府  
內充山精見書華神在錄術熒火謝盡採擷之難啓旦  
移申窮淋瀝之劑故能競爽雲珠爭奇冰玉自非身疲  
掌硯役倦攀桃豈可立致還年坐生羽翼臨沅丹井方  
覺可捐酈縣菊泉無勞復汲庶得遨遊海岸追消子之  
塵馳驚霍山共陳生為侶謠俗輕施尚曰難酬出世鴻

思寧知上報又答陶隱居賚術蒸啓曰味重金漿芳踰  
玉液足使芝慚九明丹愧芙蓉坐致延生伏深銘載

草

香附

爾雅曰卉百草

揔出名也

草謂之榮榮而實謂之英茝根也

方言曰蘇芬莽草也

江淮南楚之間曰蘇自關西曰草或曰莽南楚江湘之  
間謂之莽

周書曰霜降之日草木黃落

周官曰雜氏掌殺草春始生而萌之夏日至而夷之秋  
繩而芟之冬至而耜之

毛詩曰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又曰野有蔓草零露團兮  
又曰湛湛露斯在彼豐草

大戴禮曰孟春冰泮百草權輿

師曠占曰黃帝問師曠曰吾欲知苦樂善惡可知否對  
曰歲欲豐甘草先生甘草薺也歲欲苦苦草先生苦草  
葶蘆也歲欲惡惡草先生惡草水藻也歲欲早早草先

生旱草蒺藜也歲欲疫病草先生病草艾也

博物志曰黃帝問天老曰天地所生豈有食之令人不死者乎天老曰太陽之草名黃精餌之可以長生太陰草名曰鈎吻不可食之入口立死人信鈎吻之殺人不信黃精之益壽不亦惑乎

序稽康懷香賦序曰余以太簇之月登于歷山之陽仰眺崇岡俯察幽坂及覩懷香生蒙楚之間曾見斯草植於廣廈之庭或被帝王之囿怪其遐棄遂遷而樹於中

堂華麗則殊采婀娜芳實則可以藏之書又感其棄本  
高崖委身階庭似傳說顯殷四叟歸漢故因事義賦之  
詩古詩曰四顧何茫茫東風搖百草又詩曰新樹蘭蕙  
葩雜用杜衡草終朝采其華日暮不盈抱采之欲遺誰  
所思在遠道又曰穆穆清風至吹我羅裳裾青袍似春  
草草長條風舒又曰青青陵中草傾葉晞朝日陽春被  
惠澤枝葉可攬結

魏劉楨詩曰青青女蘿草上依高松枝幸蒙庇養恩分

惠不可貲風雨雖急疾根株不傾移

梁元帝細草詩曰依堦凝綠蘚傍渚若青苔漫生雖欲  
遍人跡會應開

梁丘遲玉堦春草詩曰發溜始參差扶階方沃若雜葉  
半藏蜻叢花未隱雀葳蕤亂碧紫蒼黃間濃薄

陳劉刪詠青草詩曰雨淋三春葉風傳十步香映袍憐  
色重臨書喜帶長

賦晉傅玄紫華賦曰紫華一名長樂華舊生於蜀其東

界特饒中國奇而種之余嘉其華純耐久可歷冬而服  
故與友生各為之賦有遐方之奇草稟二氣之純精仰  
紫微之景曜因令色以定名剛莖勁立纖條繁列從回  
風以搖動紛蘭暢而蕙潔蔚青葱以增茂並含花而未  
發於是散綠葉秀紫榮蘊若芝草之始敷灼若百枝之  
在庭獨參差以照耀何光麗之雜形渙渙昱昱而奪人  
目精下無物以借喻上取象於朝霞妙萬物而比豔莫  
茲草之可嘉

梁蕭子暉冬草賦曰有閒居之蔓草獨幽隱而羅生對  
離披之苦節反蕤蒨而有情若夫火山滅焰湯泉沸瀉  
日悠揚而少色天陰霖而四下於時直木先摧曲蓬多  
隕衆芳摧而萎絕百卉颯以徂盡未若茲草凌霜自保  
挺秀色於冰塗厲貞心於寒道已矣哉徒撫心其何益  
但使萬物之後凋夫何獨知於松柏

梁沈約愍衰草賦曰愍衰草衰草無容色憔悴荒徑中  
寒荻不可識昔時兮春日昔日兮春風銜華兮佩實垂

綠兮散紅岩陬兮海岸冰多兮霰積布繇密於寒臯吐  
纖疏於危石彫芳卉之九衢實靈芽之三脊風急峭道  
難秋至客衣單既傷簷下菊復悲池上蘭飄落逐風盡  
方知歲早寒流螢暗明燭鴈聲斷裁續霜奪莖上紫風  
銷葉中綠秋鴻兮疏引寒鳥兮聚飛徑荒寒草合草長  
荒徑微園庭漸蕪沒霜露日霑衣

贊卞敬宗懷香贊曰有卉惟翠因實制名濛濛綠葉往  
萼弱莖寄芬微風寓秀閒庭懷而芳之為翫于情

宋謝惠連仙人草贊曰余之中園有仙人草焉春頽其  
苗夏秀其英秋有真實冬無彫色可謂貫四時而不改  
者也既嘉其名而美其質染筆作詠庶以攄述云園有  
嘉草名曰仙人曄曄煒煒莫莫臻臻頽發炎暑苗秀和  
春寄爾靈質乃植中鄰

蘭

說文曰蘭香草也

易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禮記曰婦人或賜之蒹蘭則受獻諸舅姑

左傳曰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姑夢天使與已蘭曰余為伯儵余而祖也以是為而子以蘭為國香人服媚之文公與之蘭而御之辭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徵蘭乎公曰諾生穆公名之曰蘭

家語曰芝蘭生於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為困窮而改節

夫子曰日月欲明浮雲蓋之叢蘭修發秋風敗之又曰

蘭芷不為莫服而不芳君子行道不為莫知而遽止  
離騷曰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曰紉秋蘭以為佩又曰秋  
蘭兮麝蕪羅生兮堂下綠葉兮紫莖芳菲兮襲予秋蘭  
兮青青綠葉兮紫莖

孫卿子曰民之好我芬若椒蘭

琴操曰猗蘭操者孔子所作也孔子聘諸侯莫能任自  
衛反魯隱谷之中見香蘭獨秀喟然歎曰夫蘭當為王  
者香今乃獨茂與衆草為伍乃止車援琴鼓之自傷不

逢時託辭於香蘭云

蜀志曰先主殺張裕諸葛亮救之先主曰芳蘭當門不  
得不鋤

語林曰謝太傅問諸子姪曰子姪何預人事而政欲使  
其佳諸人莫有言者車騎答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生  
於階庭

詩後漢酈炎蘭詩曰靈芝生河洲動搖因洪波秋蘭榮  
何晚嚴霜悴其柯哀哉二芳草不植太山阿

晉傅玄詠秋蘭詩曰秋蘭蔭玉池池水清且芳雙魚自  
踊躍兩鳥時迴翔

賦陳周弘讓山蘭賦曰爰有奇特之草產於空崖之地  
仰鳥路而裁通視行踪而莫至挺自然之高介豈衆情  
之服媚寧紉結之可求非延佇之能泊稟造化之均育  
與卉木而齊致入坦道而銷聲屏山幽而靜異獨見識  
於琴臺竊逢知於綺季

菊

爾雅曰菊治瘡

山海經曰女几之山其草多菊

禮記曰季秋之月菊有黃華

楚辭曰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又曰春  
蘭兮秋菊長無絕兮終古

風俗通曰南陽酈縣有甘谷谷水甘美云其山有大菊  
水從山上流下得其滋液谷中有三十餘家不復穿井  
悉飲此水上壽百二三十中百餘下七八十者名之大

天菊華輕身益氣故也司空王暢太尉劉寬太尉袁隗  
為南陽太守聞有此事令酈縣月送水二十斛用之飲  
食諸公多患風眩皆得瘳

崔寔月令曰九月九日可采菊花

盛弘之荊州記曰酈縣菊花水太尉胡廣久患風羸恒  
汲飲此水後疾遂瘳年近百歲非惟天壽亦菊延之此  
菊甘美廣後收此菊實播之京師處處傳植

神仙傳曰康風子服甘菊花柏實散得仙

抱朴子曰劉生丹法用白菊花汁連汁搜汁和丹蒸之服一年壽五百歲又曰菊花與薏苡花相似直以甘苦別之耳菊甘而薏苦諺所謂苦如薏者也今所有貞菊但為少耳

續晉陽秋曰陶潛無酒坐宅邊菊叢中採摘盈把望見王弘遣送酒即便就酌

詩晉袁山松菊詩曰靈菊植幽崖擢穎凌寒飈春露不染色秋霜不改條

梁王筠摘園菊贈謝僕射舉詩曰靈茅挺三脊神芝曜  
九明菊花偏可憇碧葉媚金英重九惟嘉節抱一應元  
貞泛酌宜長久聊薦野人誠

賦魏鍾會菊花賦曰何秋菊之奇兮獨華茂乎凝霜挺  
歲蕤於蒼春兮表壯觀乎金商延蔓蒨鬱緣坂被岡縹  
幹綠葉青柯紅芒芳實離離暉藻煌煌微風扇動照曜  
垂光於是季秋初九日數將并置酒華堂高會娛情百  
卉凋瘁芳菊始榮紛葩曄曄或黃或青乃有毛嫱西施

荆姬秦嬴妍姿妖艷一顧傾城擢纖纖之素手宣皓腕  
而露形仰撫雲髻俯弄芳榮又云夫菊有五美焉圓花  
高懸准天極也純黃不雜后土色也早植晚登君子德  
也冒霜吐穎象勁直也流中輕體神仙食也

晉孫楚菊花賦曰彼芳菊之為草兮稟自然之醇精當  
青春而潛翳兮迄素秋而敷榮於是和樂公子雍容無  
為翱翔華林駿足交馳薄言采之手折纖枝飛金英以  
浮旨酒握翠葉以振羽儀偉茲物之珍麗兮超庶類而

神奇

晉潘岳秋菊賦曰垂彩煒於芙蓉流芳越乎蘭林遊女  
望榮而巧笑鵷鵠遙集而弄音若乃真人採其實王母  
接其葩或充虛而養氣或增妖而揚娥既延期以永壽  
又蠲疾而弭疴

晉盧湛菊花賦曰浸三泉而結根晞九陽而擢莖若乃  
翠葉雲布黃蕊星羅

晉傅玄菊賦曰布濩河洛縱橫齊秦掇以纖手承以輕

巾服之者長壽食之者通神

齊卞伯玉菊賦曰佇寒丘以彌望覲中霜之軟菊肇三  
春而懷芬凌九秋以愈馥不履苦而淪操不在同而表  
淑傷衆花之飄落嘉茲卉之能靈振勁朔以揚淥含凝  
露而吐英

銘晉王淑之蘭菊銘曰蘭既春敷菊又秋榮芳薰百草  
色艷羣英孰是芳質在幽愈馨

晉稽含菊花銘曰煌煌丹菊翠葉紫莖詵詵仙神徒食

落英

晉成公綏菊銘曰數在三九時惟斯生

頌晉成公綏菊頌曰先民有作詠茲秋菊綠葉黃花菲  
菲或或芳踰蘭蕙茂過松柏其莖可玩其葩可服味之  
不已松喬等福

晉傳統妻菊花頌曰英英麗草稟氣靈和春茂翠葉秋  
曜金華布濩高原蔓衍陵阿陽芳吐馥載芬載葩爰採  
爰拾投之醇酒御于王公以介眉壽服之延年佩之黃

耆文園賓客乃用不朽

爾雅圖贊曰菊名曰精布華玄月仙客薄采何憂華髮

杜若

爾雅曰杜若土鹵

廣雅曰楚蘅也

本草經曰杜若一名杜蘅味辛微溫久服益氣輕身

范子計然曰杜若生南郡漢中

山海經曰天帝之山有草焉狀如葵臭如薜蘿名曰杜

蘅可以走馬

帶香草令人便馬  
或曰馬得之健步

離騷曰采芳洲兮杜若將以遺兮下女又曰雜杜蘅與芳誕又曰山中人兮芳杜若飲石泉兮陰松柏

詩梁沈約詠杜若詩曰生在窮絕地豈與世相親不顧逢采擷本欲芳幽人

古詩曰上山採蘼蕪下山逢故夫

賦齊謝朓杜若賦曰馮瑤圃而宣遊藉幽蘭而夷與覽茲榮之苑茂紛為芳於清德觀夫結根擢色發曜垂英

緣春巒以宣布陰涼潭而影清

頌梁江淹杜若頌曰山中杜若嘉爾翠質不奇不俗載  
華載實同銜夕露共烟朝日夷陂無二沉冥如一

蕙

廣雅曰蕙草綠葉紫花魏武帝以為香燒之

離騷曰川谷徑復流潺湲光風轉蕙汜崇蘭又曰樹蕙  
之百畝又曰薜荔拍兮蕙綢

山海經曰天帝之山其下多蕙外山之下其草蕙

詩漢繁欽詠蕙詩曰蕙草生山北託身失所依植根陰  
崖側夙夜懼危顙寒泉浸我根淒風常徘徊三光照八  
極獨不蒙餘暉葩葉非彫瘁凝露不暇晷百卉皆含榮  
已獨失時姿比我英芳發鶉鴂鳴已哀

靡蕪

廣志曰靡蕪香草魏武帝以藏衣中

楚辭曰秋蘭兮靡蕪羅生兮堂下綠葉兮素枝芳菲兮  
襲予

管子曰五沃之土生薜薺

本草經曰薜薺一名薜薺味辛

贊郭璞贊曰薜薺喜草亂之蛇床不隕其實自別以芳  
佞人似智巧言如簧

### 鬱金

說文曰鬱金芳草也十葉為貫百二十貫采以煮之為  
鬯一曰鬱金百草之華遠方所貢芳物合而釀之以降  
神

魏畧曰大秦國鬱金

賦漢朱公叔鬱金賦曰歲朱明之首月兮步南園以迥  
眺覽草木之紛葩兮美斯華之英妙布綠葉而挺心吐  
芳榮而發曜衆華爛以俱發鬱金邈其無雙比光榮於  
秋菊齊英茂乎春松遠而望之粲若羅星出雲垂近而  
觀之曄若丹桂曜湘涯赫乎扈扈萋兮猗猗清風逍遙  
芳越景移上灼朝日下映蘭池覩茲榮之瑰異副歡情  
之所望折英華以飾首曜靜女之儀光瞻百草之青青

羗朝榮而夕零美鬱金之純偉獨彌日而久停晨露未  
晞微風肅清增妙容之美麗發朱顏之熒熒作椒房之  
珍玩超衆葩之獨靈

晉傅玄鬱金賦曰葉萋萋兮翠青英蘊蘊而金黃樹菴  
藹以成蔭氣芳馥而含芳凌蘓合之殊珍豈艾網之足  
方榮曜帝寓香播紫宮吐芬揚烈萬里望風

頌晉左貴嬪鬱金頌曰伊此奇草名曰鬱金越自殊域  
厥珍來尋芬香酷烈悅目欣心明德惟馨淑人是欽窈

窈妃媛服之禕衿永重名實曠世弗沉

迷迭

廣志曰迷迭出西域

詩樂府歌詩曰觀榆毯毯五木香迷迭艾納及都梁

賦魏文帝迷迭賦曰坐中堂以遊觀兮覽芳草之樹庭重  
妙葉于纖枝兮揚脩幹而結莖承靈露以潤根兮嘉日月  
而敷榮隨迴風以搖動兮吐芳氣之穆清薄西夷之穢  
俗兮越萬里而來征豈衆卉之足方兮信希世而特生

魏陳王曹植迷迭香賦曰播西都之麗草兮應青春而  
發暉流翠葉于纖柯兮結微根於丹墀信繁華之速實  
兮弗見彫於嚴霜方暮秋之幽蘭兮麗崑崙之芝英既  
經時而收采兮遂幽殺以增芳去枝葉而特御兮入綃  
縠之霧裳附玉體以行止兮順微風而舒光

魏王粲迷迭賦曰惟遐方之珍草兮產崑崙之極幽受  
中和之正氣兮承陰陽之靈休揚豐馨於西裔兮布和  
種於中州去原野之側陋兮植高宇之外庭布萋萋之

茂葉兮挺苒苒之柔莖色光潤而采發兮似孔翠之揚精

魏應瑒迷迭賦文曰列中堂之嚴宇跨階序而駢羅建茂莖以竦立擢脩幹而承阿燭白日之炎陰承翠碧之繁柯朝敷條以誕節夕結秀而垂華振纖枝之翠粲動彩葉之苒苒舒芳香之酷烈乘清風以徘徊

魏陳琳迷迭賦曰立碧莖之娜婀鋪綵條之蜿蜒下扶踈以布濩上綺錯而交紛匪荀方之可樂實來儀之麗

金史卷八十一  
開動容飾而發微穆斐斐以承顏

芸香

禮記月令曰仲冬之月芸始生

倉頡解詁曰芸蒿似邪蒿香可食

洛陽宮殿簿曰顯揚殿前芸香一株徽音殿前芸香二株含英殿前芸香二株

晉宮閣名曰太極殿前芸香四畦式乾殿前芸香八畦賦晉傳咸芸香賦曰携昵友以逍遙兮覽偉草之敷英

慕君子之弘覆兮超託軀於朱庭俯引澤于丹壤兮仰  
汲潤乎泰清繁茲綠莖茂此翠莖葉蓂從以纖折兮枝  
婀娜以迴縈衆春松之含曜兮鬱翳蔚以蔥青

晉成公綏芸香賦曰美芸香之循潔稟陰陽之淑精去  
原野之蕪穢相廣廈之前庭莖類秋竹葉象春櫟

晉傅玄賦曰月令仲冬之月芸始生

鄭玄曰芸香草也世人種之中庭

藿香

南州異物志曰藿香出海遼國形如都梁可著衣服中  
吳時外國傳曰都昆在扶南南三千餘里出藿香

劉欣期交州記曰藿香似蘇合

頌梁江淹藿香頌曰桂以過烈麝以太芬摧沮夭壽天  
抑人文誰及藿香微馥微薰攝靈百仞養氣青雲

鹿葱

風土記曰宜男草也高六七尺花如蓮宜懷妊婦人佩  
之必生男

詩梁元帝詠宜男草詩曰可愛宜男草垂采映倡家何時如此葉結實復含花

梁沈約詠鹿葱詩曰野馬不任騎兔絲不任織既非中野花無堪麕鹿食

序稽含賦序曰宜男多植幽臯曲隰或寄華林玄圃荆楚之士號曰鹿葱

賦晉傅玄宜男花賦曰猗猗令草生于中方花曰宜男號應禎祥遠而望之煥若三辰之麗天近而察之明若

芙蓉之鑒泉於是  
狡童媛女以時來  
征結九秋之永思  
含春風以娛情

晉夏侯湛宜男花賦曰  
淑大邦之奇草兮  
應百則之休祥  
稟至真之靈氣兮  
顯嘉名以自彰  
冠衆卉之挺生兮  
承木德於少陽  
體柔性剛  
蕙結蘭芳  
結纖根以立本兮  
靈渥液於青雲  
順陰陽於滋茂兮  
笑含章之有文  
遠而望之若丹霞  
照青天近而觀之  
若芙蓉鑒綠泉  
萋萋翠葉灼灼朱華  
曄若珠玉之樹  
煥若星宿之羅  
充后妃之

盛飾兮登紫微之內庭  
回日月之暉光兮隨天運以盈虛

頌魏陳思王曹植宜男花頌曰  
草號宜男既曄且貞厥貞伊何  
惟乾之嘉其曄伊何綠葉丹花  
光采晃曜配彼朝日君子耽樂  
好和琴瑟固作螽斯微立孔臧  
福齊大姒永世克昌

蜀葵

爾雅曰蓂莢葵

今蜀葵也如木槿花

序晉傳玄蜀葵賦序曰其苗似瓜瓠既大而結鮮紫色  
曜目

賦虞繁蜀葵賦曰惟茲珍草懷芬吐榮挺河渭之膏壤  
吸昴井之玄精繞銅爵而䟽植映昆明而羅生作妙觀  
於神州扇令名於東京馳驛命而遠致攢華林而麗庭  
申脩翹之冉冉播圓葉之青青

梁王筠蜀葵花賦曰惟茲竒草遷花西道凌金坂之威  
夷跨玉津之浩浩值油雲之廣臨屬光風之長掃仰椒

屋而敷榮值蘭房而舒藻邁衆芳而秀出冠雜卉而當  
闥既扶踈而雲夢亦灼爍而星微布護交加蓊茸紛葩  
疏莖密葉翠萼丹華

贊宋顏延之蜀葵贊曰井維降精崕絡升靈物微氣麗  
卉草之英渝艷衆葩冠冕羣芬類麻能直方葵不傾

薔薇

本草經曰薔薇一名牛棘又曰一名牛勒一名山棗一  
名薔靡

葛洪治金創方曰用薔薇灰末一方匕七日三服之

詩謝朓詠薔薇詩曰低枝詎勝葉輕香幸自通發萼初  
攢紫餘采尚霏紅新花對白日故蕊逐行風

梁簡文帝詠薔薇詩曰燕來枝益軟風飄花轉光氤氲  
不肯去還來階上香又賦得薔薇詩曰石榴珊瑚蕊木  
槿懸星葩豈如茲草麗逢春始發花迴風舒紫萼照日  
吐新芽

梁元帝看摘薔薇詩曰倡女倦春閨迎風戲玉除近叢

看影密隔樹望釵踈橫枝斜綰袖嫩葉下牽裾牆高一  
不及花新摘未舒莫疑揷髻少分人猶有餘

梁劉緩看美人摘薔薇詩曰新花臨曲池佳麗復相隨  
鮮紅同映水輕香共逐吹繞架尋多處窺叢見好枝今  
新猶恨少將故復嫌萎釵邊爛熳揷無處不相宜

梁鮑泉詠薔薇詩曰經植宜春館霍靡上蘭宮片舒猶  
帶紫半捲未全紅葉踈難蔽日花容易傷風佳麗新粧  
罷含笑折芳叢

梁柳惲詠薔薇詩曰當戶種薔薇枝葉太歲蕤不搖香  
已亂無風花自飛春閨不能靜開匣理明妃曲池浮采  
采斜岸列依依或聞好音度時見銜泥歸且對清醑湛  
其餘任是非

藍

禮記月令曰仲夏之月令民無刈藍以染

毛詩曰終朝采藍不盈一擔

孫卿子曰青出於藍而青於藍

續漢書曰楊震種植藍以供母食諸生嘗有鋤種藍者輒拔更種以拒其後

秦子曰常聞作人當如園圃之藍不異衆草染而後朗然不如唐棣之華灼灼自顯

賦後漢趙岐藍賦曰余就醫偃師道經陳留此境人皆以種藍染紺為業藍田彌望黍稷不植慨其遺本念末遂作賦曰同丘中之有麻似麥秀之油油

慎火

南越志曰廣州有樹可以禦火山北謂之慎火或謂之  
戒火多種屋上以防火也但南中無霜雪故成樹

詩梁范筠詠慎火詩曰茲卉信叢叢微榮未足奇何期  
糝香草遂得遶花池忘憂雖無用止燄或有施早得建  
章立幸熱柏梁垂

卷施

爾雅曰卷施草拔心不死

離騷曰夕攬中洲之宿莽

南越志曰寧鄉縣草多卷施拔心不死江淮間謂之宿  
莽

贊晉郭璞卷施贊曰卷施之草拔心不死屈平嘉之諷  
詠以比取類雖邇興有遠旨



藝文類聚卷八十一